

徒劳的超越

——论川端康成《睡美人》佛魔界的文学试验

韩宛伦

辽宁师范大学 大连 116000

摘要：“佛魔界”理念源于佛教哲学，着重强调佛性与魔性之间的相互转化。川端康成于《睡美人》中，将此哲理具体呈现为江口老人的精神实践过程：老人深陷充斥着欲望与死亡的“魔界”，却尝试从中探寻超越性的“佛界”微光。本研究认为，这一追寻陷入了根本性的徒劳困境——其救赎途径建立在对“他者”的完全物化基础之上，试图以否定生命的方式来确认生命，以抹杀他者主体性的手段来达成自我超越，其一切努力最终都将如镜花水月般虚幻不实。从“佛魔界”的理论视角出发，本文不仅为解读川端康成的文学实验提供了深层次的哲学阐释，更通过揭示这一内在悖论，对理解川端康成晚期创作哲学乃至现代性困境中的主体与他者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川端康成；睡美人；佛魔界；徒劳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Buddha-Demon Realm" is rooted in Buddhist philosophy, emphasizing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Buddha-nature and demonic nature. In *The House of the Sleeping Beauties*, Yasunari Kawabata materializes this philosophy through the spiritual practice of the old man Eguchi: he sinks into a "Demon Realm" filled with desire and death, yet attempts to capture within it the faint glimmer of a transcendent "Buddha Real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pursuit falls into a fundamental and futile dilemma—its path to salvation is built upon the complet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Other," attempting to affirm life through its negation and achieve self-transcendence by erasing the Other's subjectivity. Consequently, all such efforts ultimately prove as illusory as flowers in a mirror or the moon reflected in water.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lens of the "Buddha-Demon Realm,"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for understanding Kawabata's literary experiment but also, by revealing

Received: December 22, 2025

Revised: January 9, 2025

Accepted: January 11, 2025

Published: January 18,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this inherent paradox,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philosophy of Kawabata's late wor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within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Keywords: Yasunari Kawabata; The House of the Sleeping Beauties; Buddha-Demon Realm; Futility

1. 引言

川端康成的《睡美人》^[1]自 1961 年面世起，便以其大胆的题材与阴郁颓废的格调，深陷伦理争议的漩涡。小说描绘了年逾花甲的江口老人，反复踏入一家神秘的“睡美人旅馆”，与因强效安眠药而陷入深度昏迷的年轻少女同床共寝。文本毫不掩饰地铺陈着衰老与青春的残酷对照、清醒的欲望与沉默的客体，以及暮年生命对死亡的病态追逐。其设定本身即构成对伦理底线的冲击——少女的自主性被彻底剥夺，生命的尊严遭受亵渎，甚至弥漫着一种扭曲的、近乎恋尸癖的情欲氛围。

对此，传统评论往往呈现出一种暧昧不明的研究姿态。陈希我（2005）虽指出《睡美人》中的“Middha”状态与佛教空性相关，但未能深入解析江口行为中“他者物化”与“自我救赎”之间的根本矛盾；刘一明（2019）虽关注少女形象的“神性”，却未触及川端在此设置的伦理与哲学悖论。这些阐释的局限，正凸显了本文从“佛魔界”视角切入的必要性。评论者无法回避江口老人行为触碰了伦理底线，同时又难以忽视川端康成通过细腻心理描写构建的复杂精神图景。这种摇摆源于《睡美人》文本自身的双重性：小说既赤裸展现了肉体的衰朽与欲望的扭曲，又始终萦绕着对生命意义与精神解脱的形上追问。传统道德批评框架难以完全解读川端康成的文学实验，刻意模糊了堕落与超越，迫使读者在道德判断与哲学思辨之间不断往返。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正是这种文本内在的张力与阐释框架的局限，共同导致了传统评论难以对作品作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定论。

为了更全面地解读这一矛盾，笔者试图借用佛教哲学中的“佛魔界”概念来阐释文本中“沉沦”与“救赎”的巨大张力。“佛魔界”，并非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指修行者在修行或生命体验中，面临佛性与魔性激烈交织、相互转化的临界状态。在这里，觉悟、清净与欲望、沉沦相互依存、彼此转化。如天台宗所言“佛魔一如”“烦恼即菩提”。修行者通过直面欲望与恐惧，在魔境的试炼中看破幻象，反而可能触及佛性。佛魔界本身充满矛盾、诱惑与危险，是沉沦与超越的临界点。它既是通向觉悟的必经之路，也可能

通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最高的超越渴望，往往与最深的沉沦诱惑相伴；救赎的微光，有时需穿透最浓重的黑暗才能显现。

而江口老人在“睡美人旅馆”这一具象化的魔界场域中所进行的，是一场注定徒劳的精神探索。他试图通过物化他者、沉溺于感官极致来对抗虚无、捕捉救赎微光，但其救赎路径本身，却建立在对他人生命与主体性的彻底否定之上。这种以“否定生命来确认生命，抹杀他者来救赎自我”的内在悖论，使其一切超越性的努力都沦为镜花水月。任何一种试图通过凌驾乃至毁灭他者来实现自我超越的路径，其本质皆是虚妄。

2. 佛魔思想渊源

要深刻理解江口老人实践的内在悖论与徒劳本质，必须首先厘清川端康成佛魔思想的内在张力与可能被误读的倾向，其内部早已潜藏着导致后续实践困境的伏笔。川端康成生活在笃信佛教的家庭环境，幼年接连失去父母、祖父母和姐姐的孤儿经历，使他过早直面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在《十六岁的日记》^[2]中，他朴实地记录了照顾临终祖父的过程，深刻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与苦难，同时也目睹了祖父对佛教的深信。刻骨铭心的死亡体验与孤独感，促使他思考解脱与救赎之道，并渴望超越虚无的母爱与人世温情。中学时代的挚友清野少年是一位狂热的佛教信徒，其思想与川端康成交流互动，相互影响。高中时期，对心灵学的兴趣促使川端康成阅读相关书籍，探究现象世界后面的灵魂的存在和作用。谷学谦^[3]（1999）据此阐发，“川端康成文学的基本思想是禅佛教”。他认为，“川端康成深受禅宗‘万物一如’、‘本来面目’、‘童心’等观念的影响，尤其推崇道元禅师、明惠上人、西行法师和良宽和尚。清澈的心境和超越生死、与自然合一的‘开悟’状态，是面对世界的理想方式。”禅宗思想构成了川端康成解读世界、追求真善美的核心视角。即一种在认清生命虚无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肯定纯真生命与自然之美的积极态度。然而，这种看似澄澈的禅悟，在面对极端的生命困境时，却可能导向一种危险的实践哲学：即为了终极的“悟”，可以不惜采取任何极端路径，包括深入魔境。

川端康成极其推崇禅僧一休宗纯“佛界易入，魔界难入”。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是“直面人性黑暗”的艺术勇气的颂扬；亦有批评指出，川端可能在此存在“工具化误读”，将“魔界”视为达成“佛界”的手段。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我与美丽的日本》^[4]他明确阐述了一休此语对他的触动：

“归根到底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对‘魔界难入’的心情也是从愿意入，又恐惧，到祈求，这种心情时而显露出来，时而潜藏于内，这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然而要进入魔界是更难的。意志薄弱的人是做不到的。”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当然只有主张自力的禅宗才会有这种激烈而又严厉的语言了。……‘逢祖杀祖’‘没有一个弟子’，这大概也是艺术的严酷的命运吧。”（《我与美丽的日本》）

逃避现实苦难、追求表面清净的佛界相对容易达到，而敢于直面人性深渊即魔界，并从中寻求超越则极其艰难，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意志，“意志薄弱的人是做不到的”。入魔界，并非指沉沦堕落，而是指艺术家以无畏的精神深入探究和表现人生的阴暗、复杂与痛苦真相。魔界是通向佛界的必经之路，“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极致美的佛界与极致丑的魔界、至高的善与深重的恶、生的欢愉与死的寂灭，在川端康成看来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要抵达真正的佛界获得净化、解脱与永恒之美，必须经历魔界的淬炼。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艺术宣言，在剥离了具体的修行戒律与语境后，潜在地将“魔界”工具化了。它可能被误解为一个为了达成终极超越（佛界）而可以肆意利用，甚至践踏的中性领域。这种将魔界视为必经之路的“工具理性”，恰恰为《睡美人》中江口那种建立在物化他者之上的救赎尝试，提供了最初的哲学合法性幻觉。

《维摩诘经》中的“火中生莲华”，即在欲望烦恼的烈火中，通过禅定修炼获得纯青正觉的意象，在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中得到了反复演绎。《抒情歌》中，女主人公龙枝在爱欲、怨恨、嫉妒的煎熬的魔界之火中，顿悟到“与其成为如此可怜的女人，倒不如干脆化为银莲花那样的花草”^[5]，接受天地恩惠，心灵得以净化升华。而在《雪国》中叶子对行男的爱情充满了徒劳与痛苦的魔界烦恼之火，在车窗玻璃映象中，她的眼睛与灯火重叠，瞬间呈现出“妖艳而美丽的萤火虫”^[6]这些先例似乎都论证了在魔界的极致体验中刹那证悟佛界的可能性。而探究“火中生莲”的模式，还是依赖于人物内心的情感纠葛与自主觉悟，其“魔界”是内生的、可被主体超越的；而《睡美人》中江口的“魔界”则是外在的、建构的，且以他者（少女）的彻底沉默为前提。从“内在超越”到“外在他者物化”的断裂，正是江口尝试救赎、最终徒劳的根源所在。

3. 沉沦之路与救赎幻象

在《睡美人》中，川端康成将“佛魔界”这一哲学理念，转化为一个感官可触的文学空间与一段充满张力的心理历程。江口老人的行为，是一条清晰的沉沦之路，但这条路的每一步，都诡异地伴随着自我编织的救赎幻象。剖析其沉沦的具体形态与幻象的产生机制，是揭示其最终徒劳本质的前提。

3.1 魔界空间与“他者”的物化

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点——“睡美人旅馆”，本身就是魔界的化身。它藏得很深，封闭而隐秘，似乎跳出了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成了一个独立的、没有常理约束的小世界。这里运行的法则，是用药物让年轻女孩陷入深度睡眠，失去意识，忘掉自我，变成了没有生命的物品。老人们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欲望，观看和靠近，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毫无反应、沉睡的“物品”，所以这种欲望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回应和满足，只剩下感官上的刺激和对一个“物”的摆弄。青春与衰老的环境交织营造出一种极致扭曲的氛围，正如陈希我（2005）^[7]分析说，“这种状态类似佛教里说的‘Middha’，其背后透出的，是一种巨大的空虚感。”

小说主角江口老人，就是一步步走进这个魔界深处的人。他一次次来到旅馆，驱使的动力不只是简单的欲望，更深层的是对自己身体衰老和死亡即将到来的巨大恐惧和绝望。看着身边沉睡少女年轻的身体，他忍不住哀叹自己松弛的皮肤和斑点。他试图通过接近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年轻身体，即使她们毫无知觉，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想抓住一点什么，抵抗时间无情地流逝。然而，他的追寻却陷入了一个痛苦的矛盾。他渴望的对象是沉睡的、毫无反应的“物品”，这种彻底的“安静”非但不能满足他，反而像一面冰冷的镜子，让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欲望的空洞和永远无法实现。小说里写到，江口看着少女美好的样子，脑子里却常常闪过“死亡”的念头，甚至觉得她们像“尸体”。他本想抓住青春来对抗生命的虚无，结果却感到更深的挫败和孤独。沉溺在欲望里，反而让他尝到更浓的虚无滋味。同时，江口心里并非没有挣扎。他会想到自己的女儿，对同样沉溺于此的福良老人突然死去感到难过和复杂，这些都说明他心里藏着罪恶感，体现了身处魔界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和内心的撕裂。

死亡如同无法驱散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座魔界旅馆。福良老人在此猝然离世，将死亡赤裸地呈现在这群寻求感官慰藉的老人面前。他们越是逃避死亡，越直接地撞见它。而在江口心中，自己也时刻被死亡的念头缠绕。面对沉睡少女年轻的身体，他却不断联想到死亡：她们的死、自己的死、福良

的死，衰老的年轻的终将走向死亡。越是试图以占有青春来逃避死亡，反而越被衰老与死亡的阴影捕获。这种无法摆脱的死亡预感，正是沉沦魔界所带来的最深重的虚无。

《睡美人》通过这座封闭的旅馆、江口老人由恐惧驱使走向沉沦和欲望矛盾的历程、沉睡少女所代表的被动存在与蕴含虚无的“美”的幻象，以及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川端康成心中的魔界。它揭示了人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恐惧时，可能陷入的一种困境：被扭曲的欲望驱使，在一个只能提供单向刺激的环境里寻找安慰，结果却陷入更深的孤独和空虚，最终被死亡的阴影完全吞没。在川端康成所说的“佛”与“魔”相互纠缠的世界里，沉溺于魔界的极致体验，就是在美的幻影、欲望的煎熬和死亡的冰冷之间痛苦挣扎。

3.2 救赎的刹那微光

虽然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虽然将江口老人置于一个充满沉沦、欲望与死亡阴影的魔界深渊，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点。在这个看似黑暗的世界里，江口老人的内心深处，其实潜藏着对救赎与净化的渴望，并在某些瞬间，捕捉到了超越魔界的、类似佛界的闪光。川端康成通过这部作品，展现了在沉沦的极致处寻找精神出口的可能，尽管这种寻找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深刻的虚无感。

江口老人踏入“睡美人旅馆”，表面上是屈服于衰老的恐惧和扭曲的欲望，但在他的行为深处，却隐藏着一种对“纯洁”近乎偏执的追寻。他对“处女性”的迷恋，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第一次”的少女的特殊感受，不仅仅是对年轻肉体的贪恋。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他在自身道德沉沦与精神污浊中，试图抓住一根想象中的“纯洁”稻草，幻想借此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救赎或精神净化。他渴望接近一种未被世俗沾染的、绝对的纯净状态，以此对抗自己感受到的衰老与腐朽。同时，在那些沉睡的少女身边，江口有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母性的追寻。他会从少女安详的睡容或年轻的气息中，感受到一种类似母亲怀抱的温暖和庇护感。这种心理恰好表现了江口精神上的极度脆弱和孤独，他渴望回归生命最初的安全感，在象征着生命源头的母性慰藉中寻求庇护，逃离现实的冰冷和死亡的威胁。对“纯洁”和“母性”的渴望，正是他在魔界泥沼中挣扎时，内心深处对救赎的无声呼唤。

再看睡美人旅馆的特殊设定：少女因药物而陷入绝对的、无意识地沉睡状态创造了一种极其独特的体验环境。因沉睡的无反应在剥夺了正常人际互动可能的同时，也意外地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空间。面对一个完全被动、

毫无回应的对象，江口强烈的欲望有时会因找不到着力点而暂时悬置，甚至消退。在这种绝对的寂静和彻底的孤独中，欲望的喧嚣可能暂时沉寂下来。小说中将少女比作佛像，营造一种与“秘藏佛像共眠”^[8]的氛围。在这种情境下，江口偶尔能体验到一种奇异的平静，类似某种短暂的禅定或冥想状态，接近佛教中所言的“无”的境界——一种剥离了执着与妄念的澄明。更重要的是，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这个魔界空间，反而在临界点上促成了刹那的“悟”。福良老人的猝死，如同一声惊雷，将生命无常的本质赤裸地呈现在江口以及读者面前，迫使他不得不直面这终极的真相。而当江口察觉到身边某位少女可能处于濒死状态时，他在恐惧之外，竟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异宁静与超脱感。这一刻，在魔界的边缘，仿佛闪现了一丝佛界的微光——一种对生死本质的瞬间体悟，一种超越个体悲欢的、近乎慈悲的平静。在“临终的眼”里，映现出的是另一种自然的美。

3.3 徒劳困境

哲学意义上徒劳困境是指人类存在中一种根本性的两难处境即个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努力、追求乃至生命本身可能从根本上缺乏终极意义、注定失败或归于虚无，却同时被内在驱动力所推动，不得不继续行动和生活。对无意义或失败的认知与不得不行动的冲动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深刻的生存困境。笔者认为，川端康成的《睡美人》深刻而幽微地展现了文学层面的“徒劳困境”，其核心在于一种清醒认知下的、注定无望却无法停止的追寻。

江口老人走进“睡美人旅馆”，寻求的微光救赎如同水中捞月，始终无法被他真正抓住。最明显的破绽在于他体验的短暂性和依赖性。小说中反复描写这样的场景：当江口凝视少女沉睡的面容或触碰她们温热的身体时，会短暂地忘记衰老的恐惧，甚至产生“回到青春”的幻觉，如第三夜对红唇少女的迷恋。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就像旅馆老板娘说的“药效只有一夜”。为了延续这种虚幻的安宁，他不得不一次次重返旅馆，陷入“渴望—体验—失落—再渴望”的死循环。这种靠外部刺激维持的“平静”，本质上是一种精神麻醉，离真正的解脱相距甚远。

更致命的问题在于，江口寻求救赎的方式本身存在根本矛盾。他试图通过占有“无生命”的青春来对抗自身的衰老，通过操控绝对沉默的他者来确认自己的存在。那些被药物剥夺意识的少女，在江口眼中不是独立的人，而是承载他欲望与恐惧的“物体”——是他回忆逝去情人的媒介如想起福良老人情妇，也是他抵抗死亡阴影的盾牌。但真正的精神救赎，必然建立在对他的尊重与生命的敬畏之上。试图通过抹杀他人主体性来实现

自我救赎，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注定徒劳无功。小说结尾少女的猝死，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这场幻梦。冰冷的尸体彻底撕碎了“青春永恒”的假象，如第六夜白肌少女之死，宣告了这种扭曲救赎的彻底破产。死亡不是被战胜的阴影，反而成了这场闹剧最终的注脚，暴露了江口行为内核的腐朽——对生命的践踏终将通向死亡。

川端康成通过江口的徒劳困境书写，揭示了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残酷真相：当传统的信仰支柱崩塌，个体在虚无与死亡恐惧面前，可能病急乱投医般抓住任何一根稻草——哪怕这根稻草充满罪恶。旅馆的密室里没有救赎，只有放大的孤独与更深的绝望。江口最后听到的“海啸声”，或许正是他内心虚无浪潮的轰鸣。这种徒劳的挣扎就像《雪国》中驹子注定消逝的爱情，《千只鹤》里无法洗净的罪孽感，《睡美人》里江口追逐的救赎，终究是镜中花、水中月。青春的肉体会冰冷，片刻的安宁会消散，所有的挣扎在时间的洪流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荒诞。在绝对的虚无底色上，试图通过魔道抵达彼岸，最终只能收获一场虚空。

4. 结语

江口老人深陷于时间与欲望的迷宫，其孤独的沉沦与挣扎，既是对衰老与死亡恐惧的赤裸呈现，也是在生存虚无深渊中进行的一场深刻却扭曲的精神探寻。川端康成通过描绘这种扭曲欲望与绝望的交织，刻画了人类灵魂在极度虚无中的困斗。然而，江口所追逐的“救赎”如梦幻泡影，注定无法跨越那魔界的深渊。最终，死亡的冰冷无情地撕碎了所有美丽的幻象，宣告了这场追寻徒劳而彻底地终结。但正如佛魔界的哲学所示，真正的觉悟往往诞生于最深的迷茫。江口的救赎虽未完成，但他在死神阴影下对生命无常的刹那触碰，宛如在虚无的缝隙中透出了一丝模糊的光明，引领我们探讨人类身处欲望洪流与时间桎梏之下，那看似无望却依然执着挣扎、寻求意义的灵魂困境。

参考文献

- [1] 川端康成. 睡美人[M]. 张舟,译. 北京:南海出版公司, 2022:140.
- [2] 川端康成. 十六岁的日记[M] 高慧勤, 主编.魏大海, 侯为, 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196-198.
- [3] 谷学谦. 川端康成与佛教[J].外国文学研究,1999(4):23-28.

- [4] 川端康成. 我在美丽的日本[M]. 高慧勤, 主编.魏大海, 侯为, 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238.
- [5] 川端康成. 抒情歌[M]. 张舟, 译.北京:南海出版公司, 2022:71.
- [6] 川端康成. 雪国[M]. 谭晶华, 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10.
- [7] 陈希我. 川端康成的“佛界”与“魔界”[J]. 名作欣赏,2009(13):91-97.
- [8] 刘一明. 佛界与魔界的共舞——浅谈川端康成《雪国》与《睡美人》中的少女神性[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39(9):54-55.